

說文解字引詩考 上

卷之三

七

說文解字引詩考敍例

許君引詩主於毛氏。案漢書藝文志偶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儒林傳偶。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教。教授九江陳俠。後漢書儒林傳偶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賈逵傳偶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逵傳父業，章帝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此東西京毛詩授受源流也。惟謝曼卿史未言其學之所出。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或云陳俠傳謝曼卿，此當有所據。朱彝尊經義考乃依陸說，定曼卿為陳俠弟子。陳謝同為九江人，時又相接，從而問業，理亦可信。是則賈逵詩學於毛公為七傳。許君從逵受古學，故於詩宗毛氏矣。

漢書藝文志詩家篇目錄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偁毛公，不署其名。據鄭玄詩譜與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則作詁訓傳者為魯人毛亨。時偁大毛公，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者，乃趙人毛萇。時偁小毛公，其學則受之於大毛公。孔穎達詩正義謂大毛公為其傳，由小

毛公而題毛。其說蓋本之鄭譜與陸疏也。傳而謂之詁訓者。孔氏謂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陳啟源毛詩稽古篇謂爾雅始於周公。而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詁訓傳作於大毛公。而淵源實出於子夏。故此二書之釋詩。往往相合。愚案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說爲古文尚書而發。則知爾雅之作。不偏主釋詩。然詩者古之聲歌。得諸諷誦。轉寫偶異。師讀遂殊。緣文生義。岐說滋起。毛公所傳爲古文。是其詁訓與爾雅相應。亦猶古文尚書之讀應爾雅。不徒因淵源同出于子夏也。今考許君引詩。其所說字義。大抵本於毛傳。既本毛傳。自多合於爾雅。故凡許說之同於毛傳。與爾雅者。必舉傳義。雅義爲許證。以明其家法。其或爾雅與毛傳相反。孔氏正義依違兩可。得許說而後定者。亦爲之拈出。以見說文之有裨於雅傳。

後漢書儒林傳偁。中興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今馬傳佚。而鄭箋獨行。案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

有不同。卽下己意，便可識別。是鄭箋於毛傳有申有易，據康成自序，箋詩在注禮之後，其注禮嘗采許君說文。於時許書益已大行，故其箋詩自下己意處不論。凡遵暢毛旨處，往往兼用許說，雖未名引，案義可知。亦有許所引詩毛公無傳而鄭有箋者，箋說亦時與許說相發明。今並表而出之，可考兩家同異。

毛傳簡括，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多引說文申之。惟陸氏引而不發，但若廣一義，然孔氏則頗能推闡比傳，使毛傳之義，因而益顯。故今凡許所引詩，其訓說與傳似異而實足以翼成毛義者，皆爲之溝貫，以會毛許之旨。至正義實用許說而不明言者，更所在而有。今亦爲標舉，以張許學。

許君詩雖宗毛，然其引詩則不廢三家。蓋說文爲字書，訓義必求其本，所偁諸經，固亦有說段借引申之義者，要之以證本義爲主。毛詩古文多段借，以本義詁之，時則不遂，則不得不兼采三家矣。今考其例，凡字異義同而毛爲借字，三家爲正字者，則義多從毛，而字從三家。若毛與三家字雖異，而音義皆同，古本互用，無正借之分者，則字亦從毛，亦有

字與義並從三家者，則以毛本字異義亦異，與三家各自為說，故亦各取所證也。又有一詩兩引，一從三家，一從毛者，則意取兼存，使後之治詩者可於是而觀古今詩說異同之故也。此例不明，或則疑許引皆毛詩古本，有議依說文而改今詩者矣。或則疑引三家詩為校者沾附，有議依今詩而削說文者矣。其實賈侍中嘗撰三家詩與毛氏異同，許之兼列，正用其師法耳。尚有明署魯詩說韓詩傳者二字，並附於末。

說文解字引詩考字目

卷一

鶯
鶯
鳴
鳴
翫
翫
設羽
奮
奮
翟
翟
鷺
鷺
鷇
鷇
鷄
鷄
鷄
鷄

卷二

卷四

增引三家詩說考字目

鼐 魁

說文解字引詩考卷一

衡陽馬宗霍

繫

示

門內祭先祖所以祓徨从示

彭聲

詩曰祝祭于繫

補盲切

祊繫或从方

祝祭于繫者小雅楚茨文谷風之什今詩作祊卽繫之重文繫從彭聲

之什

祊即繫之重文

從方聲古音同在陽部易大有九四匪其彭彼釋文云「彭步卽反」

子夏作旁彭可通旁故繫或作祊許用本篆蓋從三家也毛傳云

「祊門內也」許訓門內祭先祖所以祓徨者案孔穎達詩正義申

傳引爾雅釋宮「閑謂之門」又引「李巡曰「閑廟門名」孫炎

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然則本詩之祊卽爾雅之閑

陳喬樅魯詩遺說考謂「爾雅經文作閑是用魯詩之文」今新出

漢熹平石經殘字魯詩此文正作閑見羅振玉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續編

陳說閑合

說文門部無閑字閑爲廟門而所祭卽在門內義重在祭故許以從

示者爲正字而訓之曰門內祭毛以祭字經文已見故但曰門內也

祭而又云祊徨者詩爾雅釋文列說文作祊徨案說文行部有箇無祊彷徨從其本言當作旁皇

案禮記郊

特牲云。『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許以裼禮狀求索之兒。卽用禮說。繫裼雙聲。徨繫疊韵。兼以聲訓也。鄭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案鄭以旁釋祊。亦從聲訓。蓋本其求神之處。則曰旁。命爲祭名。則曰祊也。許以裼禮狀其兒。鄭以門內之旁。明其處。義互相足。竝以申成傳意。而詩禮二經之合。亦於是焉見矣。

禡示
部 禡牲馬祭也。从示。周聲。詩曰。既禡既禡。都皓切○驅或从馬。壽省聲。

既禡既禡者。今詩無此文。王應麟詩考。列在小雅吉日篇。南有嘉魚之什說文繫傳。則引詩爲徐鍇案語。段玉裁因謂徐鍇誤入正文。桂馥說同。陳喬樅以爲王氏失考。愚案小徐說文出宋蘇頤所傳。元本斷爛。又經張次立更定。已非其舊。且王氏詩考。於小徐引詩。皆標舉書名。以爲別。如引載馳『言采其蕘』。注出說文通釋。此條不爲別出。當有所據。案吉日詩曰。『既伯既

』注出說文通釋。此條不爲別出。當有所據。案吉日詩曰。『既伯既

禱」釋文云「禱說文作禡。」爾雅釋天曰「既伯既禴馬祭也。」彼釋文云「禴說文亦作禡同。」然則許所偁之既禴既禡卽吉日詩既伯既禴之異文。陸氏所見說文當爲六朝舊本。以此知大徐非誤入。王氏亦非失考矣。集韻三十二皓禡下云「說文引詩既禴既禡」又其證也。禴通作禡者。禴從壽聲。禡從周聲。重文鶡從壽省聲。古音同在幽部。伯通作禴者。惠棟九經古義謂「周禮大司馬表貉先鄭「貉讀爲禴」。又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禴。後鄭肆師注「貉讀爲十百之百。」蓋貉讀爲禴。又讀爲百百卽伯也。」伯禴禴禡字可通作。而毛許不同者。許蓋從三家耳。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禴。其祖禴禴獲也。」此以伯爲禴馬祖。禴爲禴獲。獲謂獲禽也。二字分訓。許訓禡爲禴牲馬祭也者。以禴釋禡與毛合。而禡兼牲馬之祭。則與毛微異。案甸祝云「禡牲禡馬。」杜子春注「禡禴也。爲馬禴無疾。爲田禴多獲禽牲。詩曰既伯既禴。」杜注似本於毛。其訓禡爲禴。又引吉日詩爲證。正與許同。而周禮牲馬皆曰禡。實許說之所出。於此又知毛

詩之既伯既禱。伯固段借字。許引作禡。禡者師祭之名。亦非本字。論其本字。皆當作禡。蓋禡馬祖者。求馬肥健。馬肥健然後能馳逐。而多獲。是禡馬者。卽所以禡牲。其禡雖分其事。則一爾雅合伯與禡而釋之曰馬祭。納於一義也。周禮兼牲與馬而命之曰禡。統於一名也。兩經互照。似異實同。然而詩以四字爲句。許引禡已作禡矣。若伯亦用本字作禡。則既禡既禡。於文爲複。變上文爲既伯。以協句。蓋詩人行文之例。則然。毛公順經爲詁。因以伯爲馬祖。而禡馬祖亦謂之伯。伯本借字。故三家又以音同之禡字爲之。其實皆變文以代禡字耳。明乎此。而後毛詩周禮爾雅說文。皆可一以貫之。段玉裁疑爾雅馬祭爲專釋。詩既伯之伯。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承惠氏說。謂毛詩伯字卽禡之叚借。當從師祭之義。而以爾雅馬祭爲專釋。詩既禡之禡。似皆未能匯觀。周禮杜注與說文。故於爾雅之義有未達。馬氏且謂毛公誤讀爾雅。更謬矣。

瑱玉部 以玉充耳也。从玉。眞聲。詩曰。玉之瑱兮。他甸切 ○ 鮑瑱或从耳。

玉之瑱兮者。鄘風君子偕老文。今詩兮作也。或謂作兮爲三家異文。
愚案齊風著正義引孫毓詩評舉本詩此文亦作兮與說文同源所
主爲毛詩知毛古本作兮也。瑱者毛傳於本詩訓『塞耳也』。衛風
淇奥傳又云『充耳謂之瑱』。充猶塞也。許訓以玉充耳也。卽本於
毛。瑱之制天子以玉諸侯玉石雜周禮考工玉人注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許但云
以玉者爲其字之從玉也。

玼

玉部

玉色鮮也从玉此聲詩曰新臺有玼

千礼切

新臺有玼者。邶風新臺文。今詩作玼。毛傳云『玼鮮明貌』。釋文云。
『玼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今說文作玉色鮮。與陸氏所引異。韵
會四紙引作『玉色鮮絜也』。又多一絜字。段玉裁說文注本依釋文
補玼字於玉色上。謂『玼本新玉色。引伸爲凡新色。』王筠說文句
讀則依韵會補絜字於鮮字下。愚案玉之新者。其色自鮮。但云鮮而
新之義已見。釋文所據。即使出舊本。然新鮮意複。似不必從。又案集韵
四紙云『玼玉色鮮潔』。不系說文類篇玉部玼字兩收。一旦礼切。
云『玉色鮮絜』。一玼礼切。引『說文玉色鮮也』。廣韵四紙玼下